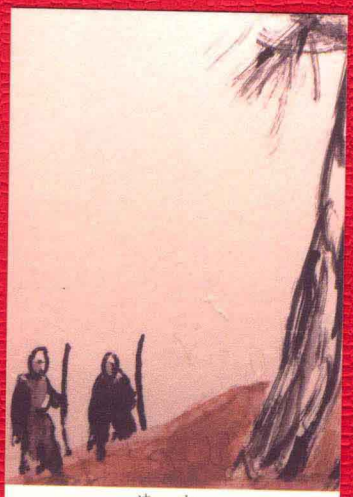
贾平凹作品

第15卷

清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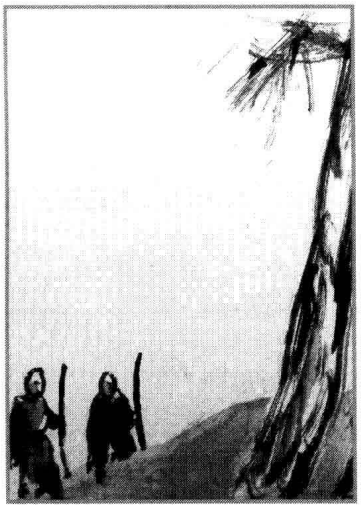
清 官

贾平凹 著

上海三联书店

贾平凹作品

第15卷



清官

贾平凹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官 / 贾平凹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12

ISBN 978-7-5426-4002-4

Ⅰ. ①清 … Ⅱ. ①贾 … Ⅲ.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Ⅳ.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3947 号

清官

著　　者 / 贾平凹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特约编辑 / 孙　洁
装帧设计 / Metis 灵动视线
监　　制 / 任中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021-24175971
印　　刷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 × 1000　1/16
字　　数 / 479 千字
印　　张 / 32.25

ISBN 978-7-5426-4002-4 / I · 642

定　价：65.80 元

目　录

竹子和含羞草…… 1
进山…… 12
麦收时节…… 20
癌症——一个真实的故事 …… 27
报到…… 31
结婚…… 38
笛韵…… 43
丈夫…… 51
雪夜静悄悄…… 58
夏夜“光棍楼” …… 64
林曲…… 72
明日要上课…… 78
月亮滩上…… 84
山镇晨话…… 88
春…… 92
纺车声声…… 96
地震——1976 年的一个故事 …… 106

阿娇出浴…… 115
拜年…… 123
玉女山的瀑布…… 133
成荫柳…… 145
年关夜景…… 149
山镇夜店…… 160
他和她的木耳…… 168
歌恋…… 182
头发…… 201
夏家老太…… 213
月夜…… 222
春愁…… 229
清官…… 237
提兜女…… 253
亡夫…… 264
在姚村…… 272
七巧儿…… 281
瓦罐…… 300
马大叔…… 306
上任…… 311
老人…… 318
下棋…… 323
窗外一棵白杨树…… 328
饭间…… 337
雨后…… 34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野火…… 347
“厦屋婆”悼文 …… 359
病人…… 377
在鸟店…… 385
大碗“羊肉泡” …… 391
水月…… 396
阿秀…… 404
乡里舅家…… 427
晚唱…… 437
伞…… 448
镜子…… 452
哥俩…… 464
在一个小镇的旅店里…… 476
美…… 480
路过…… 488
香椿芽儿…… 495
任小小和他的舅舅…… 503

竹子和含羞草

一九七六年暑假，乡下大姨来了信，说：山上的竹子都砍了，开了地种了玉米，你表哥和大队论理，末了连竹林管理员的职也被罢了；又常常受人话说，他横竖老牛筋，近来情绪越发坏了。你们从小要好，你来住一时期，开通开通他吧。看罢信，才知道表哥为什么长时间不给我来信；而他没有兑现去年夏天答应给我做竹书架，原来也不是他的错了。于是，我便匆匆往乡下去了。

这里是山，山并不高，路就在山间绕来盘去的。我记起去年夏天，有一夜我掮了床板到竹林里去睡，第二天醒来，果然床离地了二尺高，俯身看看，顶着床的正是竹笋，我惊奇这东西有这么大的力量。表哥告诉说：那力量是在地下蓄积起来的，雨水好了，一夜要蹿几尺高哩！现在，竹林在哪儿呢？竹笋呢？一块一块的小台田，长着玉米，样子瘦瘪瘪的，看了使人可怜。车在三岔口上停了，倚着山根，排列着两行相对门面的街房，这就是竹笆镇了。镇子不大，街道却深，弯弯扭扭的，偶尔有几家显高。全是两层竹楼，大姨就住在街中的竹楼上。

大姨显然是老了，欢喜地问长问短，接着就抹眼泪。我坐在竹楼上，看见楼上还是当年的摆设，墙上照例挂着各种篾工用具：通节铲、一字刨、框锯、车钻、刮刀、夹剪。楼顶木梁上还架有已经发干的戗、经、丝、皮、口圈、花箍。我问起表哥，她说上山浇玉米去了，接着就唠叨年景不好，吃的紧张，想编些竹器换粮吧，竹子没有了……我怕她难受，再不去问；推开楼上竹窗，一阵瑟瑟的声音立即钻进来，似乎也有一种凉意了。我低头一看，原来后院里有片竹林，是那样的修长，那样的精神，望下来，青

色比山谷里的潭水还要深得多。大姨说：这后院的竹子也该是砍的，大队那位副支书提出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表哥硬是不砍，大会小会都点他的名哩。这当儿，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她止了声儿，便有一个姑娘走上楼来，长得十分好看，一束阳光正好从楼顶上的一个窟窿射进来，落在她的脸上，脸上似乎感觉有一层粉嘟嘟的茸毛儿。她拿了一件衫子正要给大姨大声说什么，看见了我，就压低声音说：

“阿婶，衫子补好了。”

说完，就看我一眼，示意大姨告诉她我是谁。但这一看，正碰上我看她。她赶忙一笑，给大姨说句什么，就慌口慌心地下楼去了。大姨便抖着衣服说：

“街东头有一个傻子，百事不知，养得倒白白胖胖，可你表哥，偏灵性得出了奇，只好受着磨难！这么大的人了，也没心思去成家，你姨父下世早，我一天不济一天了，衣着鞋袜也给他供不上，亏得这闺女常来要了破衣去补补，咳……”

说说话话，日头便落了，我帮大姨开始做起饭。天黑严了，月亮已经上来，我在楼上摆好了饭菜，堂门一响，一个人担了什么匆匆进了后院，就在竹子下撒开来，那后肩扭动着，脖子向前弯着，我认出这是表哥了，就叫着从楼梯上跑下去，他转过身来，看见了我，吃惊的样子，要叫，没有叫，欲笑，也没有笑开，就搓着手，说：

“妹子，书架还没给你做呢。”

“我不要了。”我心里隐隐有些发疼，立即笑着说，“书都卖了，要书架也没用场的了。”

“书怎么能卖？我还想向你要些书哩，这卖不得的！”他说得很认真。

“书多了会惹臭哩。”

他不言语了，看着月亮。我发现他老气多了：额头上闪出了一道皱纹。

我们开始上楼吃饭，他还喃喃地说：

“书架子一定给你做，一定要做。”

我笑了他一通固执，接着就说起我们学校里乱七八糟的事来，大姨就常常插上一声“唉”的叹息声，表哥却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只是不紧不慢地扒饭，酸菜帮子在嘴里咬得很响。一阵风扫过院子，后院的竹林又瑟瑟

价响起来。这时候，有一种细小的竹箫声，先是轻轻地响着，像竹叶在风里颤动，慢慢就高起来，如缕如烟，清幽幽的从那边的墙外边飘过来，像是在吹奏一首悲歌。表哥的筷子就慢了，先在碗里划着，末了，就放下了碗。

我问：

“这是谁在吹，这么好听？”

他说：

“隔壁的女子。”

山里的女子竟能吹出这般好的箫呀？我站起来，就要去看看，他说：

“不要去，她娘是个厉害人，娘儿俩最近正吵架哩。”

第二天，我帮大姨拆洗了几件被褥，半下午的时候，出门在街道上溜达。街道上人不多，上工的还未回来，各家妇女、娃娃就将竹床在门前摆好，凉水在上面浇了，等着晚饭时坐上去吃。紧挨大姨家的一家，台阶十分高，虽然不是竹楼，在整条街上，算是顶高的了，开面板门全打开来，里边有一个胖老婆在踏缝纫机。门口处拥了好多人，全都拿着各色布料，在那里比画着要缝什么，一边说着，一边就拿眼瞟那门内右侧凳子上坐的一个女人。女人终不回看这些人，不说，不笑，低着头看她的书。我认得这是昨天下午来送衣的那姑娘。

我猜想：这姑娘原来就住在隔壁，那夜里吹箫的就是她吗？我便要挪脚进去问问她，这时候，那伙来缝衣服的人突然叫道：“副支书来了！”就都冲着从街道那边过来的一个年轻人来。

那小伙倒十分端正，披着一件衫子，叼着一根纸烟，一晃一晃走过来，上了台阶就一直走进门去。那伙人就看看他，又看看那看书的姑娘，笑笑，却一个相跟一个下台阶走了。那看书的姑娘也站起来，一合书，将凳子提起闪进内门去了。女主人早从缝纫机上下来，让那小伙坐了，递把蒲扇，朝内喊：“文草，沏茶来！”内屋没人回答，也不见沏茶出来。“文草，拿烟来！”内屋依然无声。女主人似乎生了气，骂了一声什么，就进内屋去了。我估摸那姑娘是不会出来的了，就从街上转过去，转到头了，又从街后一溜水田小路上踱过来。这路也有趣，在水田里七扭八扭的，常常让水稻挤没了去向。用手拨着稻子走，那青蛙就冷丁地从脚下跳进水里，哇哇

地叫，越发显得很静。走着走着，一抬头，竟是走到大姨家的后院门来了，我才要推门进去，一侧头，瞧见隔壁那家的后门口上，坐着一个姑娘看书，正是那叫文草的。我走过去，问看的啥书，这么上瘾的。她合起书，我看了书名，她问：

“你是石根的表妹？”

我惊奇她怎么知道，她又说：

“你是城里老师吧？”

我才到这里一半天，她什么都晓得了，她为什么这么注意起我哟？！

“你来山里有什么事吗？”

“放假了，来清静清静。”

“这儿清静？”她说，“你瞧我连看书的地方都没有！”

我问起刚才为什么一见那小伙来就抬脚走了，她说：

“人家是大队副支书，咱敬而远之。”

“噢，支书？这么年轻的，真有出息！”

“哼，别瞧他长得倒像个人，一见他就恶心！我娘倒对他好，我嘛，并不求他出山当个干部的！”

她说得很气愤，鼻梁上就隐隐显出几颗雀斑来，说完了，又似乎觉得不妥，就给我笑笑，去拿手捏一只落在草上的飞蛾，刚捏上翅膀，飞蛾一扑腾，忙将手放开了。

我笑她胆小，一抬头，就看见前边的小溪边站着表哥，在水里捞着什么。我喊他一声，他回过头来，擦了汗，扛起一捆在水里泡着的竹子走过来；但一看见文草，就停住了，一抬脚又走前去了。文草的脸很不好看，低了眼皮说：

“人家是嫌我在这儿哩。”

“他在这儿怎么样？”

“他傲，看不起人，从来不和姑娘说话。”

我笑了：

“你不了解他，他就是这样的人。”

“我比你更了解……”说完，她却脸红了，低头就去拍打叮在小腿上

的蚊子。那蚊子好像故意和她作对，打了又来，而且借着夜幕降临，全从水田里出发，开始在我们头顶嗡嗡起来。她说：

“蚊子起身了，到我木架床上去拉呱吧。”

她拉起我进了后门。后院里很大，没有竹，却养着一丛丛花儿：牡丹、水仙、芍药、凤冠、兰草。花圃中间，有一盆含羞草，亭亭玉立，暮色中，像浮起的一缕烟，我心疼得不敢放手去摸，皱着鼻子，满鼻满口都是浮动的暗香了，便赞道：

“花儿真好！”

“好吗？”她回过头来，盯着我，突然就问道：

“阿姐，我问你个问题：爱花是资产阶级思想？爱干净是资产阶级思想？农民就应该不干不净？长得漂亮也是我的错儿？”

我看着一对明亮而愤怒的目光，知道这些花草曾给这位姑娘带来过什么不幸，就说：

“唉，这都是社会上的一种邪气，就说我表哥吧，他到底有什么错，革了他的职，大会小会还点名批判他？！”

她终忍不住，竟骂出一句粗野话来：“把他娘的坏种！”

她好像还很气愤，拼命地将手在小腿上拍打一只蚊子，蚊子没打着，小腿上倒起了红印，便拉我上了她的木架床。床在空中，是三棵榆树上架起的木板。这天夜里她留我在这里过夜。木架床高，吹着东来南往的风，蚊子又飞不上来，我们看着星星，一直谈到深夜。

第二天回到姨家，表哥却对我说：

“你不要往她家去了。”

“为什么？”

“人家和副支书谈恋爱，别影响了。”

我说：

“文草压根儿就不爱那副支书的。”

“人家娘心里是中意的。”表哥说了，就叹了一口气，骂起来：

“哼，算什么玩意儿！以前说人家是资产阶级思想呀，不关心政治呀，却又去死皮赖脸纠缠，一棵鲜活活的小白菜儿，难道就让黑猪来拱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从此，我却更愿意去接近她了，几乎每天晚上都和她爬上高高的木架床上去睡。我们混得十分的熟，她让我给她分析课文，讲文学方面的知识；她给我讲队里砍竹的经过，每每说到这里，就提到表哥，然后就动起怒来，骂那副支书“歹毒”，又骂一声“无耻”。我趁机问起她的婚事，她说：

“我不愿意。我就是去当尼姑，也不嫁给他！阿姐，你说哩？”

我坚决支持她。

三天后的中午，我在小溪里淘米回来，刚走到水田边上，远远就看见那位副支书在叫文草，文草满头是汗，是从地里劳动才回来，只是不理。副支书就小跑上去，嘻嘻笑着，一直拦住她的去路。我就大声咳嗽着，直接走过来。文草一见我，全无刚才的强硬劲，扑在我的怀里，嘤嘤啼哭起来。我对那副支书发起火了：

“你这是干什么呀？这是在谈恋爱吗？人家不愿意你还纠缠什么呢？有箍盆子箍桶，还有箍人的不成！”

那副支书看看我，牙齿咬了咬，恨恨地走了。

从此，他便仇起我来了，有时在街上碰见，头一扬就走过去。我反倒将头扬得更高，又朝地上狠狠吐一口唾痰：我怕他怎的，你管得了这个大队，还能管到城里去不成？！没想就在这一天中午，他却来找到我，说：

“你知道吗？这个大队，我是副支书，我爱上文草，她娘也认我这女婿，她先也满意的，是从你来了之后，她才复杂起来。我今天是农民，明天是什么，谁也料不定，你别勾引她嫁到城里去！”我很气愤，就说：“她压根儿就不想到城里去！”这时候，正好表哥过来。两人碰在一起，谁也不理谁，只是拿眼睛盯着，盯着盯着，副支书的目光就避开了，鼻子里哼道：

“噢……我明白了！”便一甩袖子，哼哼着走了。

打那以后，村里就出现了谣言，说我从城里来是和我表哥谈恋爱的，又说我和表哥怎样的好，我已经不称姨了，叫起娘了，还说我想将表哥带到城里去找工作……说得云山雾罩的，立即有人来姨家打问，我从街上走，背后就有人嘁嘁咻咻指着说什么。我先是气愤，怨这山里人多是非，后来就感到莫名其妙。我照样在大街上溜达，照样去和文草睡高架床。但是，我发现文草也变了，每每见到我，就显得不自然，话也少了。往往我已经

睡下了，她就又坐起来，对我说：

“阿姐，你什么都好，就是……”却又不往下说了。

几个晚上，她总是这样的，我就纳起闷了，问她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她说：

“没有。阿姐，你啥时候回城呢？”

我说：

“就这几天吧。”

“那你回去睡吧。”

“怎么，不要我了？”

“……你们在一处多说说话嘛。”

哦，原来是这样！我知道她也是信了谣言了，真是又气愤，又好笑，就揭露了事实真相。

“这是副支书说的呀，他亲口对我说的。”

我就又详细说了那天的情况。我终不明白：按副支书那天的意思是怀疑我给文草和我表哥拉线，而谣言却造成是我和我表哥的事？

文草就沉吟起来了：

“哼，他肚里鬼点点多得很哩，我是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造谣言的。”

我就说：

“他害怕我给你和我表哥拉线，依我看，你俩倒还是相配哩！”

没想她赶紧就打了我一拳头：

“看你说的……”就起身跑了，直从梯子上跑下去，跑到水田后的自留地里，摘了一颗落了蒂的花皮大西瓜来。

隔了一天的晚上，月亮很好，表哥砍了院中的几根大竹，准备编一个小笼。竹子砍下来，就坐在院中的月下破竹。他坐在那里，将篾条的下半截靠在左腿上，左手捏着篾条，右手捏刀，刀口对篾条的中间用力一压，左手大拇指便平捏住篾头，用力往上一推，刀落竹响，不一会儿，就破了一堆竹夹、竹饯来。我便帮着他的忙，一边和他说着话儿。正破着，墙那边就又响起了箫声，表哥拿刀的手停了下来。我给他做个鬼脸儿笑笑，他似乎很窘，急忙又举刀破竹，不小心，刀口划破了手，血冒了出来。我惊

慌了，大声叫着大姨，找紫药水呀，药棉胶布呀，家里一时又找不到放在哪儿了。正急着，墙那边箫声停了，一阵脚步声，接着就听见墙头上有人说：

“这儿有消炎粉和药棉！”

我一抬头，文草就脸儿露在墙头，正把一团东西递过来。我忙接住，给表哥包扎了，再回头看看，她还在那里，叫过来，不过来，也不走去。我近前拉她，她才一跃身翻过墙来。先是诉说表哥这么不小心，又怨怪为什么总要晚上加班，又偏偏不在灯下。表哥只是哼哼哈哈地应着，舌头总不灵活。我突然觉得他们可真该成一对哩，就悄悄退出来，先回到这边院中的高架床上去了。

我躺在那里，睡不着，爹着耳朵往这边院里听。他们在那儿说着，声很高：

“疼不疼？”

“包得有些紧。”

“让我松松。”

“不，我自己来。”

一阵沉默。

“你怎么还捣弄这竹子，还没受够罪？”

“我，我就是这竹子命嘛。”

又无语了。

“竹子命有啥用呀，叫人不是砍完了。”

“竹子根总砍不净吧，将来，四山还是要长竹子的。”

便听不到什么了。

我不知道那是一场什么对话，文静的姑娘总是话才开头，却总是尴尬地无语结束。表哥哟表哥，你真是憨头啊！我在心里这么叫苦着，不觉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我觉得有人推我，睁眼一看，文草已经坐在我身边，神色并不好，不住地叹着气。我问：

“还不睡呀？”

“我心里苦闷得很。”

“苦闷什么呢？”

她看着我，说：

“还不是那号事！”

我说：

“那苦闷什么呀，他再来纠缠，你就是不理，权当没有他，有啥苦闷的？”

她说：

“我才不生那猪狗的苦闷哩！我苦闷世事这么复杂，譬如说：不爱的人，甩都甩不离；心里爱的人，人家却不来求你。”

我被逗笑了：这般年龄的姑娘，正是睡不着觉的时辰啊！但立即捂了嘴，正经儿问道：

“你心上爱上的人是谁？”

她笑笑，却不说了。我再逼问，她突然一抬头，说道：

“你表哥！”

说完，就慌手慌脚地下高架床去了。我似乎吃了一惊，一下子就全明白了，她在听了谣言后为什么总对我说半截子话，这姑娘哟！我赶忙追她下来，看见她正坐在院中花丛里，对着那盆含羞草出神。末了，轻轻拿指头去触那叶子，草叶立即就收缩起来了，啊，多么文雅、高洁又腼腆的花草啊！

这天夜里，好不容易天放亮了，我跑回姨家，拉着表哥说：

“表哥，文草近来心情很苦闷哩！”

“就是。”表哥说，“那副支书太不要脸了，害得人家不安生。”

“人家苦闷不在这儿！”我赶忙说。

“那还苦闷什么呀？”

“人家不爱的人偏去纠缠，心上爱的却老不闪面。”

“那是谁？说出来我去拉线好了。”

我就盯着他吟吟地笑，他有些不自然起来，我就脱口说出：

“就是你！”

他一下子就站起来，死死看我的眼睛，是看我眼睛里的诚实吧？接着就嘿嘿憨笑开了：

“不可能，不可能的。”

我就用手指着他骂道：

“你真是个瓜种！人家姑娘脸皮薄，莫非跑来对你说：我嫁你！你竟像个木头一样，你难道平日里就没感觉？”

他傻乎乎地想起来了，说：

“有过，每次我受批判回来，她总是相厮着我，劝我想开点儿。那次上午我在大队部和副支书顶撞了一顿，回来刚要进门，她就跑来塞给我个大甜瓜。我当时也这么想过，但再一想，什么也就不敢想了。”

说完，就又嘿嘿地笑。我姨在门外处偷听到了，喜得就趴在姨父的灵位前磕起头来。表哥直跺脚：

“哎呀，事情八字还没见一撇哩，就烧燎成啥了？！”

我就说：

“你现在说：愿意不愿意？”

“我咋不愿意嘛！”他说。

“好！那你写个字条，我转给她，你们约个时间地点先谈一谈。”

说罢，他就上工去了。我发现他在镜前梳了一下头，我笑他一下子注意打扮了，羞得他用手又把头弄乱了。早饭时，他吃得很少，放下碗就进内屋去了。当我刚吃罢饭，他就从内屋出来，满脸通红交给我一封信，我捏捏，挺厚的，就故意叫道：

“叫你写个条，谁叫你写这么长的文章？！看你老老实实，料不到干这个还是个内行！”

他羞得来捂我的嘴，我扭身就跑，一直跑到文草家的后院，一哇声地叫：

“文草！文草！”

文草却在院里大声喊我：

“快来看呀，阿姐！笋过来了！笋过来了！”

她惊呼着，手拍足顿地，一点儿也没有往日的文静样子了。

我走进去，果然，在那块捶布石下，正崛起一棵竹笋来。那笋粗得很，竟将捶布石掀起来了。啊，这不是去年夏天我在竹林里看到的情景吗？我又记起表哥的话了：它是在地下蓄积了力量啊！

文草半跪在那里，小心翼翼地挪走捶布石，轻轻用手拨走笋周围的浮

土，想摸，又不敢摸，只是用嘴轻轻吹着气，然后笑着给我说：

“这是走笋，是从你表哥的后院里过来的。”

“真怪！院墙都挡不住哩！”

“啊啊！我这个花园将又要长成竹园了啊！”

她说着，就看起院墙那边的竹子来，眼光流动着，深得有竹子一样的色彩了。

暑假结束了，我要回城里去，表哥和文草一直送我到了车站。离开车的时间还早，我们就信步走到山岗子上。山上的秋庄稼还没有熟足，叶子却已经开始发黄，在风地里索索地响。表哥看着看着，脸上就没了刚才的神采，催我下山去。我知道他的心情，便又折回车站。就在我上车走的时候，他突然抓住我的手说：

“妹子，表哥欠你的竹书架的账是要还的。你瞧这光山，说不定地下正有笋在走哩！等你明年夏天再来，恐怕满山就又是竹子了哩。”

1979 年 1 月 3 日夜于龙驹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